

电影小说集



黄河红帆

雁 翼 著

黄 河 红 帆

雁 翼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87×1092毫米 1/32 14印张 2插页 280,000字 印数：1—18,660 1983年4月第1版
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5286·30 定价：1.10 元



一盏霓虹航标灯，似一只眼睛，忽然把眼皮合住，又忽然睁开，仿佛还不习惯这波浪里的生活。

千百盏霓虹航标灯，何亮如碗，璀璨如琼地闪烁着犀利，似两串神奇的珠子，在夜的长江上标出了一条彩色的长廊。长廊里，白色的油轮破浪西去；黑色紫色的长江号拖轮，推着五、六只大驳子鱼苗东行；清绿色的东方红号大型客轮逆水而上。夜的长江，一片繁忙景象。

东方红号轮上的旅客都睡了，船在平稳地行驶着。一束急促的电波，惊动了东方红号客轮上的电报员房。二十四岁的电报员黄小峰，一

作者于述

内 容 提 要

电影，是人们现代生活的一部分。电影小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。本集选编了著名诗人、剧作家雁翼电影小说五部，以飨读者。

《黄河红帆》描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八路军黄河游击队为营救乡亲而深入敌后，与日本侵略军、汉奸特务展开的一场斗智斗勇的战斗故事，塑造了郑鲁、冯震等英雄形象。《山城雪》记述了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，为维护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和国家、民族的利益，与破坏联合抗日，制造皖南事变的蒋介石、何应钦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的事迹，周恩来同志的形象亲切感人。《灯》、《桔林曲》是以粉碎“四人帮”前后为背景，着意刻画了我党老同志、知识分子身处逆境，坚信共产主义，在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，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，他们的事迹，可歌可泣，催人泪下，又令人振奋。

《元帅与士兵》则是热情讴歌贺龙元帅主持国家体委工作期间，领导乒乓球队，为我国在世界乒坛夺魁，而顽强拼搏的事迹，贺老总的笑容笑脸，跃然纸上。

这些作品，思想深沉，感情凝重，采用白描小说的手法，电影剧本的结构，诗的语言，使读者在五、六万字的篇幅里读到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的内容。

序

这部电影文学剧本集，是从我的十件作品中选编出来的。但它们算不算电影文学剧本？我自己也闹不明白。

有人说它们四不象，是介乎于小说和电影剧本之间的东西，我觉得也有些道理。不过，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电影文学剧本？却越发糊涂了。

电影的发源地西方，剧本的格式也不一样，有的象连环画的脚本，简单得只有几条筋；有的象白描手法写作的小说；又有的象话剧导演分幕分场的工作设计。

在中国，有些导演艺术家把“剧本”叫作材料，开始我很反感，后来听的多了，也觉得有些道理。尤其是看了一些影片，并不和剧本完全一样之后，似乎悟出了材料之说的奥妙，倘若在影片的字幕上，把

“编剧”改成“材料的提供者”，不是更名正言顺吗？

但一些专门家又口口声声在说：“剧本剧本，一剧之本。”而导演艺术家手头没有剧本又不允许他们工作。

这样看来，“剧本”是非有不可的了。

然而，那“剧本”究竟是什么标准？什么样子？我还是没有搞清楚。

二

没有搞清楚，而又偏偏写了剧本。这是被迫而为之的结果。

我是写诗的，也强烈地爱着话剧艺术。但从来没有想过写电影剧本。

一九七二年底，我从监狱里放出来不久，一位从事电影导演工作的老战友黄野同志，对我的一部长诗《东平湖的鸟声》发生了兴趣，要我改编成电影剧本，反正在家闲着没有事干，就答应了。这一“触电”不要紧，竟然磨了两年多，磨得我一点创作情绪也没有了，而拍成的影片《黄河少年》，和我的剧本相距很远，从烦到怕，就再不敢和“电”接触了。但究竟从折磨中知道了一些电影的特点。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满腔激情难控，竟自愿地向“电”上碰了起来，花了七个日夜，写出了《十月的风云》，而且开拍了，从此，就再也没有停笔，一个接一个地写了起来。

但它们算不算电影文学剧本？我仍然没有把握，虽然，在我的诗人的称号下又加了一个“剧作家”的称号，而且还

加了一个电影家协会分会的副主席的名称，我仍然是糊糊涂涂的。

三

就这样，我糊糊涂涂地工作着，而且糊糊涂涂地思索着。

我思索着两个字：文学。

电影文学剧本六个字中，中间两个字是文学，因此，我便围绕着“中间”苦思起来。

六个字中抽掉文学两字，只留下了电影剧本四个字，大约，那便是连环画脚本样的东西了。加上文学两个字，便是白描手法写作的小说吗？

仍然没有思索明白。

但似乎理解了一点，那就是白描小说的手法，电影戏剧的结构。我就是采取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方法工作的。

而在细节处理和语言上，还要追求诗。

但我的野心太大，幻想着在剧本结构、人物处理上都追求诗的成份。

对不对？我不知道。

达到了多少？我不知道。

但我固执地追求着。

四

我不只追求剧本的可拍性，更追求剧本的可读性。

追求可读性，就是为读者着想，让读者在剧本中享受到文学的美。

这是饶有兴趣的一种追求。想想看，一部电影文学剧本里的东西，倘若写成小说，大约要十几万字，而文学剧本，只要四、五万字就满够了，节省了读者多少时间？

当然，也丢掉了许多小说里可宝贵的东西。

总得有得有失。

因此，有人批评我的电影文学剧本是四不象，是介乎于电影剧本和小说之间的东西，我是默默点头的。

我是把电影文学剧本当成白描小说来写的。

把它们叫作“电影小说”，也未尝不可。

五

选本中的《元帅与士兵》，是和郭绍贵、陈忠干、苏少泉同志合作创作的，不能算作我个人的作品。但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和剧本的距离比较大，那应当是导演加工后的产品。为了让读者有机会比较，也为了保存剧本，我把它编了进来。

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四日于上海

目 次

序	1
黄河红帆	1
山城雪	81
灯	173
桔林曲	271
元帅与士兵	363

黄 河 红 帆

战火纷飞的一九四三年夏天。

夜，寂静而又闷热的夜。大地的一切都仿佛进入了梦乡，连一声虫叫也听不见，只有大黄河在深深地呼吸着，发出哗……哗的声响。

黄河波涛的上空，是低垂的云。那云墨一样黑，好像是怒卷的浓烟，吞没了星，吞没了月，也淹没了滚腾的浪。在乌云的深处，有两个白点在移动，慢慢扩大着、扩大着。那是两幅长方形的白帆，似举起的剑，劈斩着云，鼓风驶来，又向云的深处驶去。这是黄河游击队乘夜偷渡黄河，去执行一项紧急营救乡亲的任务。

一缕月光穿过云缝，照射着帆船，照射着船上战士们警惕的眼睛和闪光的枪口、刀影。

白帆下站着腰插手枪的郑鲁，他是游击队的指导员，三十三岁，身材粗壮。他一手握着舵把，一手牵着帆绳，行家似地驶风掌舵，拧着一双浓眉毛，搜寻着什么，思索着什么。

郑鲁身边站着刘树恩，他是游击队队长，二十六岁，长着一双剑眉。他看一眼郑鲁：“老郑，究竟抓走了多少老乡？”

郑鲁：“情报里没有说。邵政委要我们先去摸清情况。”

刘树恩：“先到白杨屯？”

郑鲁：“对，冯霞在段大婶家等着呢。”

刘树恩笑了：“嘿嘿，这一回，可以见到嫂子了。”

郑鲁斜了刘树恩一眼。

刘树恩忙改嘴道：“她不是侦察员，不该钻到敌人鼻子底下去。”

郑鲁：“她是区委书记，哪里有群众就应该到哪里去。”他用手碰了碰刘树恩：“老刘，我总觉得，这次抓人和小野武夫来到黄龙镇有关。”

刘树恩点头思索着：“据说，他是一个中国通。”

突然，远远的传来了马达的声响。

刘树恩一惊：“巡逻快艇？”

郑鲁听了片刻：“听声音，恐怕还有汽船。”

马达的声响越来越近。

周小山提枪走来：“队长，敌人的汽艇！”他见两位领导没有反映，悄悄拉了拉刘树恩：“好机会，打它个狗日的！”

刘树恩瞪了周小山一眼。

郑鲁：“我们的任务，是偷插到敌后，弄清情况，设法营救被抓的老乡。”

周小山伸了伸舌头。

刘树恩：“放心吧，打仗的机会有的是。”

郑鲁又听了片刻，把帆绳交给了刘树恩：“要小心，如果被发现，就舍船潜水走。命令降帆隐蔽，我到二排看看。”他扒着船帮，下到了浪里。

那一缕月光，也象听从命令似地躲进了云里。只有那两幅白帆，剑一般闪着白光，也渐渐降落了下来，隐没在滚动、旋卷的乌云里去了。一切又归于黑暗。

二

浪声，马达声。

敌人汽船上的探照灯光，扫射着旋卷的乌云、滚腾的浪头。

汽船前后，各有一只快艇，快艇上架着机枪。前一只快艇上，坐着伪军大队长王孝仁和一个伪军小头目。王孝仁烦躁地吸着烟。

伪军小头目：“大队长，曹二胖一来就当了你的大队副，而且，还抓了你一个中队的兵权，恐怕来者不善……”

王孝仁狠狠地丢掉了烟屁股：“咱们是后娘生的，人家是小野武夫带来的亲信。”

汽船的甲板上，站着海军少佐小野武夫和伪军大队副曹二胖。曹二胖完全学着日本人的模样：穿着马裤、长筒皮靴、挎着洋刀，留着仁丹胡子，长得又白又胖。和曹二胖形成对比的是小野武夫，他长得又干又黑，象一个枣木雕成的人。

小野武夫穿着海军服装，拄着洋刀，探头注视着滚腾的浪、旋卷的云。仿佛云里浪中藏有百万雄兵似的。突然，他伸手指向右前方：“你看，那里好象……”

探照灯光射了过去。

灯光照处，滚腾的浪和旋卷的云纠缠在一起。

曹二胖望着说：“除了浪，就是云，什么也没有。”

小野武夫收回了目光。

曹二胖笑了：“你也太小心了，太君。”

小野武夫：“我是在天津长大的，知道你们中国人刁而猾。”

曹二胖：“这也不能一概而论……”

小野武夫：“当然，你曹君例外，否则，我就不会把你从天津请来了。”他顿了顿又说：“不过，黄河游击队能在浪上走，能在水里藏我是相信的。”

曹二胖：“叫我看，怕是王孝仁在故意吓我们。”

小野武夫：“还是小心一点好。你明天就设法弄船，把抓到的苦力送走。”

曹二胖：“一千苦力，才抓到一百多，不抓了？”

小野武夫：“不！一定要抓够。不过，夜长梦多，还是随抓随送保险。”

曹二胖：“是，我亲自去办。”

小野武夫长叹一声：“太平洋圣战以来，战局越来越坏……要是在华北抓不到十万苦力……唉，我真替东条英机担忧。”说罢，他扬起了手，向身后驾驶兵挥了挥。于是，汽船拨转了船头，在浪尖上颠簸着走了。

三

马达声渐渐远去。

乌云中，浪尖上，两幅白帆又慢慢升起，似出鞘的剑，举向空中，砍着乌黑的云。

白帆下，郑鲁和年轻战士李士宝怒视着马达声响的方向。

李士宝：“敌人封锁得真紧！”

郑鲁：“秋后的蚊子，哼哼不了几天了。”他扭头对牵帆掌舵的战士说：“快一点，天明以前，一定要通过封锁线。”

两只白帆，鼓着风前进。

黄河大堤上，高高的白杨树下，闪动着一队人影，那是郑鲁、刘树恩领着队伍前进。

这时候，远远地传来了稀拉的枪声。

队伍站下了。郑鲁和刘树恩交换了一下眼神：“是白杨电方向？”

郑鲁抽出了手枪，低声命令道：“跑步前进！”

一串飞速的人影。

队伍迎着枪声迅跑。

队伍迎着远方的火光迅跑。

四

战士疾行的脚步，化成了老乡们的沉重的脚步。

月光里，二十来个老乡，被反绑着手，在日本侵略军和伪军的刺刀下走着。其中有五十多岁的段大叔和他十四岁的儿子段仲祥。他们走上了黄河大堤，扭回了头，望着远处燃烧着的村庄。

敌人把刺刀伸在他们的脸前，逼着他们赶快走。他们动也不动，仍回头望着故乡。敌人用枪托顶着他们的背向前推，人们踉跄着，仍回头望着，望着那燃烧的家乡……